

■王征宇

田野在，希望就在

五六十颗麦粒编织成复式的麦穗，金灿灿的，一穗穗，就如一组组复调的音符，铺叠，交织，和谐而美好向上。作家鲍尔吉·原野讲，巴赫的音符里有麦香。此话精妙。它们分别用精神内核和物质颗粒哺育人类。巴赫用音乐赞美耶稣为了人类的救赎，做出自己最彻底、最伟大的牺牲；每一棵饱含天空厚意和大地柔情的麦子，它们也是把自己无私地交付养活人类。有麦田在，我们就能长大，就能一代代好好活。想起这些，内心就会腾起无限的温柔和感恩。

农历五月的田野，一片繁忙景象。象群一样的联合收割机轰轰隆隆，推发一样在麦田里来回穿梭，半天工夫，几十亩的麦地，就被收割一净。当天，麦香就从田畝被移到院落，场地里布列出一个个麦粒堆积的“金字塔”。“田家少闲月，五月人倍忙。夜来南风起，小麦

覆陇黄。妇姑荷箬食，童稚携壶浆。相随饷田去，丁壮在南冈。”一千多年前的白居易与如今芒种时节田野展现的情景，同也不同，同的是，南风起麦子黄熟季候不变，而机械化作业替代了人工收麦，田里农活的劳烦早已划上了句号。

《诗经》的《伐檀》篇，怒斥“不稼不穡”过着寄生虫生活的奴隶主贵族老爷，闪射出“劳动光荣”的思想。不劳而获的不齿行为，依然遭农人的唾弃。告别了稼穡压力的老家人，勤劳和与生俱来的吃苦精神，促使他们很自律地来到收割后的麦地。假日，我与母亲加入到拾麦穗的人当中，在生态农场收割后的麦地里，手拎编织袋，把地角、畚畎等收割机割不到地方的麦穗，仔细剪拾一遍。鞠躬一样地一次次弯腰，用剪刀把一个个小辫似的饱满的麦穗剪下，半天工夫，瘪塌的编织袋就鼓鼓囊囊了。母亲

的面容因劳动显得红润，她掂了掂沉甸甸的袋子开心地说，我们把麦穗晒上几个日头，敲下来磨成粉，估计有四五斤呢，发馒头，全家当早饭吃上一周都没问题。母亲的脑子里好像长着一副换算公式，转动一下，就得出了精确的结论。淳朴的笑赶走了母亲的疲倦。最匪夷所思的是邻家阿叔，把两只生蛋的母鸡抱到了麦地，仿佛带上孩子赴宴一样，母鸡勤快地在麦地里头一点一点地啄食散落的麦粒，它们的瘦金爪，左右开弓地拨弄开麦秸，边吃，嘴里还发出欢喜的“咕咕”声，仿佛一遍遍地在向好客的主人作揖和道谢。阿叔颇为自得地张嘴“呵呵”：“一起发挥特长嘛，人没法拣拾的麦粒，母鸡一同帮忙，丝毫不浪费。”大家听了笑了一阵又一阵。

难怪，完成神一样伟业的“米神”袁隆平先生，会在梦中惊喜地发现，种的

水稻长得像高粱那么高，稻穗像扫帚那么长，稻谷像花生米那么大，他和他的助手们就坐在稻穗下面乘凉。这样富有浪漫主义情怀的美梦，把大地的博大与神秘，以及耕耘者对土地的热爱与深情，反映得光彩夺目。

站在田野上眺望，有理由相信，即便看起来一块荒地，也是隐含着生机的热土，只待有心人带着热情去复苏。

我还看到田野中竖得高高的一块牌，上面写着十个斗大的黑体字，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：保护耕地，我们别无选择。如同十个荷枪实弹的战士，他们紧挨在一起，有着誓死不移的坚定。人是靠粮食活命的，守住粮田，就是守住“家底”，人心才安。——田野在，希望就在。



■方雨辰

栀子花香说徽因

终生漂泊，居无定所，但她的心扎根于生活的深厚土壤，如同鱼离不开水一般，她离不开人间烟火。母亲的无能和哀怨在幼年的徽因心底打下了烙印，她不愿意前途迷茫的生活，无论是事业还是爱情，都要找到最合适的，所以她在与徐志摩相爱康桥时还能冷静理智地全身而退；在照顾身受重伤的梁思成时感受到了真正关于家庭的责任，也找到了来自一个家的踏实与温暖；在面对金岳霖一辈子静水流深的默默守护时所做的只有感激和沉默。她爱在四川养病忙里偷闲的炊烟悠悠，爱在香山与朋友围炉品茗的澄溪潺潺；虽然享受千金不易清茶淡粥的生活，作为文学天才却不是“学诗漫有惊人句”，作为建筑学家却不是空谈“危楼高百尺”，留下名篇的同时与梁思成一起走上追逐建筑梦的长路，她设计国徽，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，病时还笔耕不辍，完成校对《中国建筑史》的工作。她决不会，也不需要像莲一样与人苟且偷生，她在被世界抛弃时，也只会发一封急信给徐志摩，与他说：我很是挂念，你若是安好就立即回一封信给我……仅此而已，寥寥数笔，却让相知两人无语凝噎，天涯的距离也不过咫尺，可这辈子只能如此了，错过便是错过，唯有这般不会酿成过错。

■明前茶

井是老城一只眼

淘米，汲水沏茶的一口老井。

时值盛夏，院落里四处可见凌霄花在攀上屋檐，像一串串橙色爆竹一般怒放。大爷养在水缸里的金鱼在活泼游动，碗莲亭亭出水。井台已经被磨出包浆，一位中年女性走了出来，手持收口的尼龙丝网兜，网兜里放着一只洗得青翠发亮的大西瓜，她将连接网兜的长绳缓缓放入井中，并在长绳的这一头系上一块青石。青石拉住西瓜，西瓜就在老井中洗沐清凉去了。

井水的凉气透入瓜果，跟冰箱的效果可不一样。冰箱冷藏一天，西瓜冷得牙齿哆嗦，胃寒的人都不敢吃。而由井水“湃”过的西瓜有一种微微的凉意，像园林深处吹来的一阵儿微风，西瓜心依旧可见糖分的结晶在微微起沙，可以去暑，却不会冰牙伤胃。此地住户的冰西瓜小技巧，让我觉得亲切，不由自主地想起奶奶家的院落来。

当年，爷爷走南闯北做生意，省吃

■朱秀坤

夏日蚯蚓与蝼蛄

夏天尤其酷暑时候，酣畅淋漓的雷雨过后，甚至雨水未停只是气势稍弱，闷雷在远处轰隆翻滚，银蛇般的闪电还在天空发威，一两只、三五只或者十来只鸭子就按捺不住，急匆匆地冲出家门，摇摆着肥硕的屁股，抢进雨帘里觅食了——小东西哪里在乎什么闪电，管它危险不危险，为了一张扁嘴，拼了。不是说鸟为食亡么，鸭子是水鸟啊。

雨中或者雨后的鸭子，最爱去村边阴沟里、屋后水洼处或者门前草垛下面，伸长了脖子，这边淘，那边觅，四处搜索，将阴沟里的浑水搅得更加浑浊，翻江倒海。寻得最多的荤腥是蚯蚓，有时两只鸭同时发现了一条，两张扁嘴上就来抢吃，吃得嗝囊处鼓鼓的，心满意足了，才得意地迈着八字步，“嘎嘎”欢叫着，懒散地排着队伍回窠。

天色放晴，身量低矮的渔夫会低头扛把鸭锹，在阴沟边、草垛旁、颓圯的墙根下挖蚯蚓。掘开黑得发亮的湿泥，就会寻得乍见天光的黑红色蚯蚓——用来作饵料的。将蚯蚓别在“人”字形的鳊筒里，黄昏时分相隔一定距离半埋在河沟里、水田间、灌溉渠中，用青草浅浅地盖住鳊筒作掩护。翌日早起，准有肥硕的黄鳊无奈地呆在鳊筒里，直到有人将其从筒中取出，那里面有倒刺，黄鳊再出不来的——谁让它馋蚯蚓的美味了？乖乖地束手就擒吧，“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”是也。

蚯蚓常被孩子们用来钓鱼。从母亲的针线盒里偷出一根缝衣针，在煤油灯焰上烧红，尖嘴钳三弯两弯就成了鱼钩，系上尼龙绳，绳的另一头缚在长竹竿上就成了钓鱼竿。将刚挖的蚯蚓掐成两段，鱼钩穿肠而过，伸进河水，悠哉游哉的鲢鱼、鲫鱼、昂刺鱼一见了挣扎的小蚯蚓，便迫不及待地咬钩，甩上来便成了盘中美味。

小蚯蚓是庄稼的朋友，不但可以松土，改良土壤，对保护生态也有直接作用。雨后初霁的打谷场上常能看到小堆小堆的泥团，由芝麻粒般的泥点连缀而成，扒开来会看到粉红色的蚯蚓在活

动，那是它们在松土呢。

儿时听说蚯蚓是有毒的，常见穿开裆裤的小男孩不小心让蚯蚓害了，小鸡鸡又红又肿又痛，有什么法子解毒么？民间的偏方是让鸭嘴含住小鸡鸡，过两天就好。这叫以毒攻毒，鸭子不是爱食蚯蚓么？吃那么多蚯蚓也未见中毒，可见鸭嘴可以解毒的，或者鸭嘴能分泌什么解毒元素也未可知。想想颇有点像《西游记》中，让昴日星官收服蜈蚣精的做法了，昴日星官就是公鸡精，天敌啊！后来知道，蚯蚓其实无毒，会分泌体表黏液，可能是黏液让小男孩感染和过敏性水肿了，鸭子的唾液也许就能抑制蚯蚓黏液中的过敏性物质——大自然有时真有相生相克的神奇，恰巧被智慧的人类给发现了。

一直以为蚯蚓会歌唱，炎夏的雨后天夜晚，天气闷热时候为甚。躲一脚马上噤声，过一会儿又唱，唱久了才换口气，稍事休憩，然后再唱。驻足细细地聆听，会让人感觉到夏夜的静谧与梦幻般的安宁，抬头，天上是晕黄的月光，那来自地下的轻吟，让人心里顿觉清凉许多。

直至长大，读到李贺的诗句“啾啾湿帖声，咽源惊溅起”，才知道错了，错了好多年——是蝼蛄在歌唱。蝼蛄与蚯蚓是隔壁邻居，同在地下，同喜潮湿，但作为益虫的蚯蚓是哑巴，反倒害虫蝼蛄会歌唱，真让人为蚯蚓而鸣不平。

蝼蛄具有趋光性，夏天的晚自习课上，学校里的许多蝼蛄也爱到教室里蹭课，灯光下就见一只只蝼蛄张开翅膀飞了进来，肥嘟嘟的，一个弹跳就上了讲台，又“叭”一声落在地上，闹哄哄地你方唱罢我登场，热闹极了。胆大的就可能越过窗户，不客气地落在了同学们的课本上，它也想认字吧？实在不应该的，有一只竟落在了女同学小晖子的头顶，城里来的小晖子吓得尖叫一声哭了。

都是几十年前的旧事了。如今的小晖子在浙江宁波，已成大学教授。

■于世忠

第三个瓜甜

老乡拉来城里一车西瓜，我帮他卖瓜。西瓜正是产销旺季，市场上卖瓜的摊位很多，一个接一个。

老乡很会做生意。有人买瓜，他煞有介事地搬上一个，左手托起，右手轻放拍拍，放下，再托起一个，拍拍再放下。拍到第三个，好了，他嘴里一边说着“这个熟得好”，一边装袋、过秤、收钱，然后送顾客满意地离开。又一个顾客过来，还是前边那一套。一会儿工夫，一车瓜就卖得差不多了。看看左右，有的摊位还没开张呢！是老乡的瓜质量好，还是价格便宜？都不是，是他的瓜和左右摊上的瓜并无二致，他之所以出手快，卖得好，据我观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卖瓜的技巧，尤其其他那“第三个瓜甜”的细节，帮了他多半的忙。

我知道老乡是位有经验的老瓜农，西瓜质量的好坏，无须挑拣，也无需手拍，拿眼一看便知。再说，这些瓜都是他在承包田里选择优质地块亲手种出来的，天待弄弄，哪个熟，哪个不熟，他了如指掌，只要摘了，没有欠个生甜一说，闭着眼睛随便搬一个都是好成色。可他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施展如此手法呢？

见我有疑问，老乡笑了，他说：“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这叫卖瓜心理战。你货再顶，不热情，不认真做给人家看一看，人家怎么会相信你呢？怎么会买你的账呢？”

我更是如坠云雾中，这和直接搬一个有什么区别吗？

他说：“啊，区别大了。凡是来买瓜的，都希望买一个好瓜，可他自己不识货，把希望寄托给你，可你直接搬一

个给他，你的行动就告诉人家，你没有认真对待这件事情。恰好，你又是一个卖瓜人，这就难免让人家不放心。”说话间，一个女顾客过来了，他低声对我说：“不信你瞧着……”

女顾客问过价钱后，说要两个，让老乡为她挑选，老乡选都不选直接搬起脚下的两个瓜放在电子秤上。女顾客不高兴了，问熟不熟？老乡说，不熟不要钱。顾客仍然有所怀疑，过完秤后他要老乡给瓜开个口看看，嘴里还说着，她买瓜是用来招待女婿的，别的不熟就麻烦了。老乡看我一眼，接着拿起瓜刀，在西瓜上切了一个三角小口，然后用刀尖挑出来在顾客面前晃一晃，然后又回填回去。瓜瓤红彤彤的，一看就是又甜又沙的那种。

顾客走后，老乡问我：“怎么样？如果给她挑选三次，可能她不会让你开口子。不是有句话叫货比三家吗，顾客货比三家后来到你的摊位上，还要货选三次呢，你一次选中给她，她怎么能接受呢？这是大部分人的心理。”

哦，我懂了。美好的结果，需要辅之以美好的手段。第三个瓜甜，不是虚假的应酬，也不是故意的哄骗，而是生活的技巧，是递给顾客的一张真诚的名片。老乡虽然没有多少文化，可是在卖瓜方面，他堪称一个合格的哲学家，一个心理学家。

老乡的瓜快卖完了，我离开的时候，他搬起一个顶大的西瓜往我车上放，我赶紧制止了，我说：“第三个瓜甜，我给你个不甜的算什么？”老乡笑了，我也笑了。